

吳門周瘦鵲著
紫羅蘭言情叢刊



上海時還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版

遵教育部

書一律改訂實價

紫羅蘭菴言情叢刊

全書二冊 實售國幣三角二分

版權所有

著	者	周	瘦	鵬
發	行	者	時	還
印	刷	者	時	還
發	行	所	時	還
			還	書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
大通里

時還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各大書局

紫羅蘭言情叢刊二集目錄

文字因緣

心碎矣

行再相見

此恨綿綿無絕期

情彈

幽恨

最後之接吻

畫裏真真

劫灰雙鴛記

情天不老

愛之犧牲

私願

心許

哀鵬歷劫記

恨不相逢未嫁時

紫羅蘭巷言情叢刊二集

吳門周瘦鵲著

♥文字因緣

風淒雨晦寫出一天秋色那碧油油的梧桐葉已黃了那亂綠交織的柳絲已凋殘了大千世界到處都充塞着那種肅殺的秋氣那些悲秋之士不免起了秋風搖落之悲在下不幸做了詩人本來滿肚子抱着閒愁替花愁風替月愁雲正在愁個不了偏又新賦了悼亡便把我打進了那無可奈何天的境界變做了個寂寞無聊的傷心人一年來悶沈沈的辜負了好多春花秋月瞧這黃浦江頭甚囂塵上整日價車馬奔騰鬧得頭腦發昏連那幾句悼亡詩也調不上口來於是收拾書劍料理琴棋悄悄地離了上海趕到那江西廬山朝望山色夜看飛瀑倒把心中愁緒掃除了一半只想起了當時在海紅簾下瞧細君然脂黛韻擊鉢催詩還不免有些兒迴腸盪氣咧那時我住在山上一家小客寓中很覺舒服每天大清早起來總到一個孤岩上邊佇看東天日出只我每回上岩時往往遇見一個少年估他年紀約摸三十一二出落得眉清目秀很有丰度但他兩道秀眉之間却

隱隱瑣着一絲愁雲。我們一連遇見了三回。彼此便攀談起來。知道他是個新聞記者。名喚丁士明。向在上海一家報館裏主持筆政。這回特地到廬山遊歷來的。我們纔是泛泛之交。相見時並不多說甚麼。不過談談天氣。說說風景。偶然講到國事。大家便慨歎一回。但是不論說甚麼話。聽他音吐中總帶着一些悲涼。有時見山鳥比翼雙飛。在岩上掠過。他總把兩眼追隨遠去。等到影兒不見。纔迴過眼來。一壁低聲歎息。着似乎要淌下眼淚來了。我瞧了這種情景。暗暗點頭。又向自己說道。看來天下傷心人。不但是我一個。這位先生怕也和我同病呢。一天傍晚時。我又和他一塊兒坐在那山岩上邊。四下裏靜悄悄的。但聽得一聲兩聲的鳥聲。和那山谷中瀑布流動的聲音。鳥聲啾啾。水聲潺潺。彼此應和着。倒像是一種天然的雅樂。我一壁聽着。一壁把兩眼注在碧空之上。搭起着。向那丁士明道。丁先生。你瞧這所在。可不是一片桃源仙境。比了那俗塵可掬的上海。直有天上人間之別。咧士明懶洋洋的答道。正是呢。不過在我看去。到處都覺厭煩。我以為這一個偌大世界。委實沒有甚麼好去處。說時。那兩個英英露爽。的眸子裏頭似乎罩上了兩重黑影。我忙道。怎麼說。你身上可是覺得不自在麼。士明搖着頭答道。肉體上的不自在。還算不得甚麼。那心上精神上的不自在。在那就。教人難堪。咧我苦笑道。奇了。奇了。兩個傷心人。恰恰撞在一起。我是個悼亡的潘岳。沒奈何。

趕到廬山來尋個消遣之法。你年少有爲，又爲了甚麼來由啊！士明長嘆道：「不如煮酒，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總之爲着一個情字罷了。」說完，魏顥顥站起身來，鬼影似的溜下塋去，一瞥而還。我聽了他這番話，瞧了他那種神情，就毅然決然斷定他是個情場傷心人。剛第二天早上，我並不到那山巖上去看日出，用過早膳出來散步，信步走了一程，無意中走過那丁士明的客寓，見他呆呆的立在門前，動都不動，兩眼望着遠處，也不知道他望些甚麼。眼中含着空洞之狀，似乎入了大夢的一般。一會有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從山徑上趲來，士明斗的搶上一步，那樣兒甚是懇切。我瞧了，便點頭自語道：「是了，是他一定盼望着甚麼情人的情書呢！但瞧那郵差時，却把個長方形的小裹兒授給他，士明拆開封條，我就一眼瞧見一張新聞紙，於是暗暗笑着想：他那個嚙謎兒，可也使人猜透了。呢！接着却見他懷着那新聞紙，一口氣趕上山岩去，我好生詫異，也就躡手躡腳的跟着上去。那時他已在一塊山石上坐下來，把那新聞紙聚精會神的讀着，書聲朗朗，送到我耳中，分明在那裏讀甚麼文章呢？讀了半點鐘，光景書聲停了，却緊接上一聲長歎，似乎把胸中的鬱勃一起吐將出來。我雖在二三丈外，也聽得這長歎之聲，當下怕被他瞧見了，不大方，便即忙一溜烟的走了。以後過了一個多月，我天天和他會面，不但安慰他，也伴着他，長吁短歎，他把表引爲同。

譚友誼上漸漸親密起來。一天黃昏時候，月色正好，我和他同坐岩上，對月愁嘆。這山岩恰也受着月光，我們倆便好似浸在水銀中的一般，彼此望着，天慘默，不語了半晌，我指着那一輪明月，向士明道：「你瞧這月，好不無賴，偏偏在他圓滿的當兒，照着我們一對愁人，但我瞧他明晶晶水汪汪的，也似乎嵌着愁人眼淚呢。」士明點頭嘆息道：「怎麼不是當着這月明之中，反使人勾起了無限的愁思？此刻我可要把……」

「若華的事兒告知你了，我一聽得若華兩字，心裏斗的一動，想這兩字分明是美人兒的芳名，這其間定有甚麼好文章在着咧。」當下便望着他，等他說下去。士明又道：「我把這一重公案說了出來，還須求你助我一臂，你可能許我麼？」

「我道：倘能相助，沒有不盡力的。但那若華是誰？」士明不言語了一會，纔答道：「便是……」

「薛若華便是那才貌雙絕，人天難得的美人兒……」

「薛若華，他說到薛若華三字，往往小作停頓，彷彿是神聖的名字，須得鄭重些說出來似的。」接着他又把兩眼望着碧空入夢也似的呆了一會，子慢吞吞地說道：「這個好不奇怪！以前我兀是靜領那愁城風味，從沒把這件事告訴過人家，不道今天却在這數百里外的廬山上，邊告訴你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我道：古人詩中說得好，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原也是個傷心人，很願一聽你的傷心史。」士明道：「很好很好，我不妨把這事兒告訴你。除了你，可也沒有告訴處呢。」我瞧

你似○乎○也○是○個○情○場○中○的○過○來○人○當○時○眼○見○那○情○愛○的○活○火○熊○熊○燒○着○一○盪○你○的○心○窩○末○後○你○見○那○活○火○熄○了○便○止○不○住○發○起○顫○來○唉○我○的○好○友○此○刻○我○們○可○不○是○在○那○裏○攪○着○死○灰○麼○我○聽○了○這○話○便○又○抬○眼○瞧○着○他○見○那○身○材○昂○藏○分○明○是○個○好○男○子○兩○個○脾○子○也○十○分○明○銳○然○而○爲○了○個○情○字○却○悲○傷○憔悴○到○這○般○地步○那○就○不○可○解○了○一○會○士○明○又○開○口○說○道○三○年○以○前○我○仗○著○筆○耕○墨○耨○積○了○幾○個○錢○依○着○我○父○母○的○意○思○和○一○個○表○妹○結○婚○這○表○妹○喚○做○王○靈○芬○出○落○得○原○很○不○惡○一○張○鵝○蛋○臉○配○著○一○雙○橫○波○目○又○加○上○了○兩○道○遠○山○眉○益○發○覺○得○斌○媚○可○愛○他○也○在○女○學○堂○裏○念○過○書○有○好○幾○年○的○程○度○論○理○我○得○了○這○麼○一○個○女○子○做○內○助○總○沒○有○甚○麼○不○滿○意○了○但○他○女○學○生○習○氣○太○重○動○不○動○放○出○女○學○士○的○面○目○來○肚○子○裏○並○沒○甚○麼○經○天○緯○地○的○大○學○問○眼○睛○却○生○到○了○腦○後○去○估○量○他○眼○眶○子○裏○簡○直○沒○有○丈○夫○在○着○我○說○甚○麼○話○他○纔○一○味○頂○撞○這○麼○一○來○我○們○夫○婦○中○間○就○隔○了○一○重○厚○幕○我○好○容易○耐○了○兩○天○再○也○耐○不○下○去○了○便○把○他○退○回○母○家○去○許○他○每○月○三○十○塊○錢○的○津○貼○他○父○母○很○怕○事○的○並○不○和○我○起○甚○麼○交○涉○我○經○了○這○個○風○波○便○灰○了○一○百○個○心○說○世○上○女○子○千○萬○沒○一○個○配○得○上○做○我○老○婆○的○以○後○我○索○性○抱○着○獨○身○主○義○寂○寂○寞○寞○的○了○此○一○生○就○這○煩○瑣○的○新○聞○事○業○也○夠○我○消○磨○歲○月○然○而○我○們○識○了○幾○個○字○可○不○能○脫○除○煩○惱○不○到○半○年○那○無○賴○的○情○絲○使○又○纏○到○我○身○上○來○了○原○來

我那編輯的報上忽地來了個女子投稿家喚做薛荅華兩天一篇論說三天一篇論說議論透關眼光遠大評論國中時事直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有時做一篇家庭小說痛論我們中國的夫婦之道又說得不即不離恰和我的意思切合論他的字也格妙簪花好一派閨中手筆我見了這麼一個女文學家那得不五體投地佩服到了極點一連我讀了他好幾十篇文章就從這佩服上邊打進萬重情網去了每天不知道怎麼我總念念不忘這薛荅華吃飯時見那碗中寫着薛荅華三字拈筆做文章時見那稿紙上也寫着薛荅華三字就在睡夢之中也兀是不能忘懷一壁便從這薛荅華三字上幻出個瓊花璧月似的美人兒來但我雖是這樣朝思暮想他又那裏知道我只一個人害著單相思罷了說到這裏停了一停那微喟之聲早又衝口而出又把兩眼呆望著半天明月彷彿月中也有薛荅華在着呢半晌他又說道唉你別笑我看這無謂的情絲要知道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瞧那前途原沒有甚麼希望可是我使君有婦便一輩子束縛着任那薛荅華是個才貌雙絕的天人可也沒有我的分兒但我總愛着他兀的按捺不下譬如那瀑布一般不能使他水兒不動呢我道不錯情愛這東西是出於自然的你可強制不得他要你死時你也不得不死士明道我雖被這情絲牢牢絆着目下還不至於死但他却要死了我大呼道怎麼說他却要死了

十明黯然道。正是他信中說要死了。因爲他老子逼着要他嫁一個貴公子。他不願意。但求撒手一死。瞧他字裏行間似乎隱隱約約含着（爲了你）三字。只不肯明言罷了。我忙道。如今你想怎樣。可是想救他麼。士明道。有甚麼法兒救他。我只爲沒法兒想。所以遠迢迢的逃到廬山來。就我寄給他的信中。也不敢道一個愛字。除了安慰他外。並沒旁的話。可是我既不能自由。又何苦把情網絆在人家頭上呢。我道。他既傾心於你。你也不妨流露些兒愛情出來。怕他見你這樣木強無情。芳心中反覺難堪的。士明把手按着胸說道。我總不敢。我總沒有這膽力。況且我自有了老婆。在着更不敢輕舉忘動。我一向又把他當做天上神聖似的。那肯褻瀆他。唉。薛荅華。薛荅華。我恨不得掏出這心兒來給你瞧呢。我道。如此他竟不知道你愛他麼。士明道。我手中握了筆。便怯生生的不敢輕意寫這愛字。然而他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芳心中早已雪亮。要知男女情好。全在心心相印。憑着唇舌紙筆都沒用的。我道。如此你可見過他沒有。士明道。從沒見過他。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然而不論他美如西子。王嬙。醜如無鹽。嫫母。我總佩服他的文章。愛慕他的學問。一年來我並不想和他會面。但在這文字上天天見他。夠了。說時。掏出兩三張新聞紙來。指着第一張的論說給我瞧。只見論題是叫做『外交言痛』。下邊署薛荅華三字。接着又翻到第三張上。見有一篇家庭小說。喚做

「夫夫婦婦。」也。習着薛若華的名兒。我一口氣讀了十多行。禁不住喊了一聲好手筆。士明點頭說道。我就在這裏發見他。發見這可意人兒。薛若華我讀他的論說。彷彿聽黃鐘大呂分外的堂皇莊重。我讀了他的小說。似乎聞紫羅蘭香。媚入骨。又似乎吃哀家梨。清脆上口。我只讀了他的著作。立時起了佩服之心。末後就從這佩服上。邊不知不覺的發生出愛情來了。我道。但你當真沒有見過他麼。士明搖頭道。我當真並沒見過他。一面瞧了他的文字。就好像瞧見他的面目。委實說。我也不敢和他相見。怕一見他。後益發不能擺脫。說到這裏。指着那新聞紙。又道。唉。你不見他的著作。又溫柔又清高。教人見了。那得不動心。我恨不得喚大家把薔薇露洗了手。捧着報讀呢。我道。如今你伏在這裏。打算怎樣。那報館中的筆政。又託誰代理着。士明道。我逃到這廬山來。原要掃除心中的煩惱。可是我如今簡直陷進了個無可奈何的境界。弄得左右做人難。咧。這邊我並沒和內人正式離婚。斷不能有甚麼旁的舉動。那邊我又怕對不起若華。可是他每回來。信總包含着無限的脈脈柔情。我倘給個不理會。定要把他生生的陷入死地。況且他又爲了給父母逼着。正懷着短見。至於報館裏頭的事。倒不打緊。我已全個兒託了個很親信的老友。一定沒有差池的。每天他總寄一分報來。給我過目。每天我也總要瞧報上。有沒有薛若華的著作。唉。可憐他近來多分沒心緒。

動筆每月不過一二篇罷了。偶然做一篇短篇小說，往往帶着一片哀音，不知道他下筆的當兒，落了多少紅淚呢？我道：「只你到了廬山之後，可曾收到過他的信麼？」士明道：「曾收到過好幾封，所以我多少掃除煩惱，那能掃除開去？」昨天又從報館中轉來一封信，句句都很傷心，要求我寫信給他。許他會面，說這一面雖是第一回相見，怕也是末一回相見了。我急道：「如此，你可許他相見麼？」士明道：「我要拒絕他時，心中總覺不忍，因此寫了封回信去，許他相見。不過我要懇求你一件事：你可能可憐允我，助我一臂麼？我道：「甚麼事？你儘說來。我倘能相助時，決不說一個不字。」士明道：「我央你同我一塊兒回上海去做個見薛荅華的代表。我已約定他重九節在一處公園裏相見。臨時請你做個代表先去試探他的口氣。我便伏在近邊聽着他說這事，你可能許我麼？」我道：「然而你好友一定很多的，何必託起我來？就你那個代理筆政的朋友，可不是個很現在的好代表麼？」士明道：「我把筆政託他，却不能把這事託他，因為他是個規行矩步的老先生，不喜歡這種說情說愛的事。除了他一人以外，我也並沒甚麼親信的好友。瞧你似乎也是情場中歷切的人，所以冒昧拜託，還請你見許則個。」我躊躇了半晌，便欣然道：「許你許你。當下我們倆便定了日期，準備回上海去。隔了幾天，就搭一艘商船到南京，坐那滬寧鐵路之火車趕往上海。到上海後，休息了幾天，已是滿城風雨，近重陽

了。重陽那天。大家忙着登高。我却和士明趕到那公園裏去。尋了個靜僻所在。等那薛若華到來。士明溜進了一帶樹陰。悄悄地伏着。等了十分鐘光景。果然見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嫵媚而來。雖是打扮着一身淡妝。却掩不了那天然的風韻。星眼上邊架着一副墨晶眼鏡。彷彿害着眼病似的。兩個粉腮子白白的好似月下梨花。蛾眉淡掃也微微蹙着。正不知道他芳心中有多少摺疊呢。他一見我就立住了。輕廻香頸。向四邊望了一下。接着便在小徑中往來踱着。却並不走近過來。我不敢怠慢。即忙走上一步。彎了彎腰。柔聲問道。敢問女士可就是女文學家薛若華女士麼。那女子聽了我話。怔了一怔。兩灣春山又蹙得緊了一些。一壁使顫聲問道。你。你。是誰。我又鞠躬有答道。在下便是丁士明先生的代表。特地來和女士相見的。女士倘有甚麼話。儘向在下說來好了。若華聽了。粉腮子益發泛得雪白。一會兒便顫着櫻唇。忒楞楞的說道。但是丁士明先生先前曾有信給我。說要親自和我會面。如今怎的派起先生做代表來。唉。他既不屑見我。一面我還有甚麼話說。以後只索死心塌地過我的淒涼歲月罷。說完。眼圈兒倏的一紅。險些要迸出兩行紅淚來。接着掩住了嬌面。一步黏不開兩步的向園門趑去。我張大了兩眼。呆瞧着他。正在這當兒。猛可裏却嚇了一個迴旋。原來那丁士明斗的大呼了一聲。從樹陰中直跳出來。又破口喊道。靈芬。靈芬。慢些兒走。說也奇怪。

那薛若華一聽得靈芬兩字彷彿觸了電似的立。扭轉了楊柳腰肢飛一般趕回來。土明也跳將前去緊緊攥住那若華的玉手。眼中放着明光霍霍地注在若華橫波目中。很溫和的說道。靈芬這一年來我委實給你瞞在鼓裏。那裏知道你就是薛若華。薛若華就是你。到此我纔恍然大悟。原來這一位薛若華女士其實就是士明的夫人。靈芬如此那新聞紙上的燕許大手筆也就是靈芬夫人的著作了。當下我便聽得靈芬夫人嬌聲顫氣的說道。唉。士郎求你恕我這一年來我委實哄着。你委實設着個騙局。上。並沒薛若華這麼一個女子。薛若華便是你出妻靈芬的化名。說到出妻兩字。那嬌聲已啞了。士明卻緋紅了臉。一聲兒不響。半晌靈芬夫人又道。士郎這一回的事。你總須恕我要知。我使這一條苦肉計。實是萬不得已的事。一年前我觸犯了。你大歸母家。雖沒有正式離婚。也和離婚沒有甚麼分別。我回到了母家。好不難堪。父母兄弟親戚朋友都不理會。我說是個不賢的女子。就是隣舍人家也把我當做個話柄。往往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一句句送到我耳中。他們教訓女兒。總說別學那王家的女孩子。嫁了丈夫。又退回母家來。我天天受了自家人的冷淡。又聽了人家的議論。就不知不覺的懊悔起來。一天到晚。暗暗彈着眼淚。很想革面洗心。和你重調琴瑟。但是覆水難收。怎能再進你家的門。這樣捱笑罵。捱痛苦。捱了一個多月。我一顆心幾乎迸得。

粉。碎。百。無。聊。賴。之。中。我。却。得。了。個。計。較。想。你。正。當。着。那。報。館。的。主。筆。平。時。原。歡。迎。投。稿。的。前。我。在。學。堂。讀。書。時。一。向。喜。歡。弄。筆。墨。無。論。詩。文。小。說。都。要。試。他。一。試。同。學。們。見。了。很。有。稱。讚。我。的。現。在。我。何。不。做。幾。篇。論。說。小。說。投。到。你。報。館。裏。你。見。了。或。者。也。像。那。同。學。們。一。般。稱。讚。我。幾。聲。如。此。來。日。方。長。或。者。有。破。鏡。重。圓。的。希。望。打。定。主。意。使。悄。悄。地。動。起。筆。來。先。做。了。一。篇。論。說。和。一。篇。小。說。去。央。一。個。最。知。己。的。同。學。謄。錄。了。又。造。了。個。薛。若。華。的。假。名。署。了。上。去。於。是。瞞。着。家。人。背。地。裏。寄。給。你。不。上。三。天。竟。在。報。上。登。了。出。來。你。又。寄。了。封。信。來。稱。讚。得。甚。麼。似。的。我。心。中。甚。是。快。樂。使。天。天。在。筆。墨。中。討。生。活。任。是。瀝。乾。了。心。血。也。一。百。二。十。個。情。願。以。後。我。又。在。信。中。露。些。情。思。故。意。逗。引。着。你。你。夢。中。可。也。想。不。到。有。這。種。事。竟。漸。漸。上。我。鈎。兒。來。了。士。明。聽。到。這。裏。止。不。住。笑。將。起。來。一。面。說。道。我。那。裏。知。道。是。你。足。足。害。了。一。年。的。相。思。病。咧。靈。芬。夫。人。微。喟。着。說。道。唉。一。年。前。的。事。千。萬。請。你。恕。我。要。知。我。在。家。中。時。父。母。嬌。養。慣。了。女。孩。兒。家。口。沒。遮。攔。甚。麼。話。都。會。說。將。出。來。不。論。甚。麼。芝。麻。般。大。的。事。也。想。佔。些。便。宜。我。只。爲。了。這。個。便。吃。了。一。輩。子。的。大。虧。一。年。以。來。也。已。吃。盡。痛。苦。你。可。能。寬。恕。了。我。使。我。做。一。個。賢。妻。麼。士。明。道。恕。你。恕。你。的。靈。芬。我。的。薛。若。華。說。罷。連。正。眼。都。不。向。我。一。瞧。竟。目。扶。着。他。夫。人。出。公。園。去。了。那。時。黃。金。色。的。斜。陽。照。着。他。們。夫。婦。雙。影。頭。並。着。頭。肩。傍。着。肩。彼。此。好。似。黏。

合在一起喇

心碎矣

春老矣。落花似夢。落葉如潮。鬢綠樹叢中有杜鵑。隱枝頭宛轉而啼。如訴如泣。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利痕喀哥。君。稿坐斗室中。掬萬愁於面。惻惻無歡。引眸注承塵。若有所嚙。其唇至於血沁。繼以微喟。臨窗有書案。案上書稿縱橫亂疊。如青山殆數日未加整理者。膽瓶中玫瑰一枝。昨尙濃馨。今已靜紅。酣向人。今則枝弱下。偃蕉萃無色。若低頭惆悵。慨身世之飄零者。利痕喀哥。見花盆。悲歎且言曰。花乎。花乎。吾與汝天涯淪落。同病相憐。汝今蕉萃如許。吾亦猶汝耳。語既復引眸。矚承塵。而一點靈犀。乃如游絲。裊空渺渺。不屬時窗外。忽有人低聲呼曰。利痕喀哥。君何思之深也。利痕喀哥。凝視承塵。如故。似未之聞。俄其人已啓關入室。利痕喀哥。仍凝視承塵。如故。似未之覺。迨高呼利痕喀哥。君者。再始躍起。猝然問曰。菲利浦華德君。適從何來。菲利浦華德曰。君何思之深也。昔數數呼君。乃若弗聞。利痕喀哥。歔歔曰。嗟夫。吾友心碎矣。清淚盈眸。似將奪眶而出。菲利浦華德曰。以君盛年。復負盛名。當世文學界中。疇不知利痕喀哥其人。君在理當樂笑。事心碎也。利痕喀哥。嚙唇。他顧。似未聞華德言。既又泣然曰。嗟夫。吾友心碎矣。華德力搖其肩。叩之曰。君胡事。邑邑。曷語。吾以故。利痕喀